

泥水匠人



赵春青 画

邹凤岭

房前屋后是河,河的前方还是河。村庄像艘船,泊在纵横交错河流密布的水岸旁。千百年来,这河这水和这个村子守着古色清贫的模样,河道弯弯,河水清澈,茅屋泥墙,散发着田园泥土味。晨雾笼罩下的村庄,偶尔传出几声狗吠与鸡鸣,村庄如水般流淌的生命依然。

最不吝啬的是太阳,每一天都准时投下

屋面腐烂的稻草下渗向屋内,滴入母亲放在那里的灰色瓦罐里,听见“滴滴嗒嗒”不停的声响。老屋子重建在即,爷爷请来村上的泥水匠杨五爷,合计着重建屋子的事。

杨五爷年纪不大,辈分长我一代人。在老家,父辈都称他,他排行老五,村上人都叫他杨五爷。在古老的乡村里,有木匠、泥水匠、铁匠、皮匠、篾匠等各种手艺人,泥水匠是最受人尊敬的匠人之一,没有哪一种匠人能单独担当起砌屋造舍的大任,泥水匠与木匠共同承建起村上人家的房屋,这才有了全村人的安居乐业。杨五爷从他外祖父那里得到技艺传承,赢得了满村人的敬重。到了秋天,稻谷已登场,家里备全了砌屋造房的粮食与木料、柴草等,只等杨五爷前来垒墙盖新房。那一天,母亲请来杀猪匠,把靠打青草饲养大的猪宰了,爷爷又请来村上壮劳力,推倒旧屋,夯实房基,开始重建新房。杨五爷带着伙计们走进收割完稻子的田地里,踩着干湿适宜的泥土,夯实田埂,挖起一块块黄垡泥,挑回去作为砌墙材料。杨五爷垒着墙体,打着墙线,一层层夯实,打平整,慢慢地墙体垒得高了,屋檐轮廓出现在眼前。待垒好了泥墙,木匠师傅鲁班神像,感恩砖石匠人受益于鲁班技艺与精神的传承。他说,自拜师学艺那时起,牢记工匠技艺精神的灵魂。专业是工匠精神的起点,信念是工匠精神的明灯,卓越是工匠精神的追求。说话间,听得导游来讲解,说这极具代表性的云岩寺塔,为纯砖结构建筑,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北宋建隆年间(959—961

年)。隋唐以来,我国楼塔等建筑物,从木质材料转向砖石材料,建筑水平更高,建筑物更易保存。像苏州虎丘塔、长安大雁塔、杭州六和塔等,都是古代砖结构楼阁式塔的杰作。站在虎丘山上,见远处高速路桥横空飞架,想起了唐王勃“泉声喧后涧,虹影照前桥”著名的诗句。诗人赞誉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的赵州桥,桥身弧线优美,远眺犹如苍龙飞驾,又似长虹饮涧,是古代石建筑艺术的珍品。立于云岩寺塔下,放眼现代化大都市,古建筑与现代化气息交相辉映,更多体现出工匠技艺的精湛。

我曾读过尼采的美学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书中说,日神是光明之神,万物沐浴其光辉,显示出美的外观;酒神象征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的癫狂姿态。尼采用日神象征并呈现美的外观与酒神揭示人生的悲惨现实,使人认识个体回归世界本体及艺术起源与人生意义。如今,活跃在城乡的泥水匠人,像是尼采笔下的“日神”来到了人间,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给了这个世界无限美丽和灿烂。

我一直分不清骄傲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人们说谁“骄傲得很”多半不是夸奖,可要遇到山东人说,俺骄傲,因为孔二先生是俺老乡的时候,似乎是在自夸,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不太能搞清楚状况。

冷静地反省一下,可能自己还是过于古板了,凡事都想寻求逻辑上的一贯性,这样难免陷入尴尬的处境。

比如说吧,通常我不会因为得知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华裔得什么劳什子诺贝尔奖,就和族群里的大家一起无厘头地激动。

其中的原因就是不能在逻辑上找到根据,总觉得用个体智慧推论同类基因种群集合体的才智不大合适。

具体来说吧。记得早些时候李政道问鼎诺贝尔奖,有人便激动地下结论说,这证明了华夏民族的聪明才智。这种说法当然好,我也是很同意的: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一下子就能够以智者自居,对吧?问题是,当看到那些忽然骄傲于智力攀升的同族朋友兴高采烈的时候,我却有点郁闷——怎么我就没有因为这件事儿聪明一点呢?

这些胡思乱想根源在于最近的诺贝尔奖,这个有点复杂了,说不清楚。不过话说回来了,安慰还是有的。比如获悉个别人物在泰国哄抢大象的消息,我就不太能体会到所谓给群类丢脸的荒谬感觉,十八竿子打不着的小人干蠢事,我作为群类的一员脸上无光?冤枉不说,这样紧密地拥挤在民族家庭里去帮着稀释粪便,有点太纵容那些不负责任的个人了吧?再说又不是庙堂里的决议,

关于骄傲的逻辑

何来集体负责的辩词嘛。所以自己不会站在道德峰顶上觉得谁谁很渺小,依旧继续排队,等候红绿灯,或者还能够心静地用君子模样来打扮自己。

当然啦,这些都属于个人短见,作为站在一边吃瓜看热闹的闲人,您想骄傲或者是不敢骄傲都一样,没有人会搭理你,故而,骄傲这个说法是褒义还是贬义其实也就没必要瞎琢磨。

不过好奇心难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免不了开始惦记老外的心思,毕竟属于不同文化结构的群体,这里最主要的还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太愚钝了。想当初,西洋的某些家伙为了证明人种优劣的时候也是整过骄傲这件事儿的。

正好,前些天看到有一篇讲述富兰克林的文章,说其人除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宪法之外,“国父”在领导独立战争的余暇居然写成了文学家,这还不算完,这个闲不住的大人物还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更闹心的是,该家伙竟然还是放风筝找“雷劈”的避雷针大科学家……看人家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

大概我也是闲得没把持住,就寻思着找他的麻烦——去请教给外国人上中文课的大学老师,拜托教授打听一下年轻的美国佬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家伙自己也会很骄傲的样子。结果答案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伟大不用说了,但人家说,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和个人的骄傲有什么关系吗?不需要享誉世界的名号,印第安人也很为他们的骄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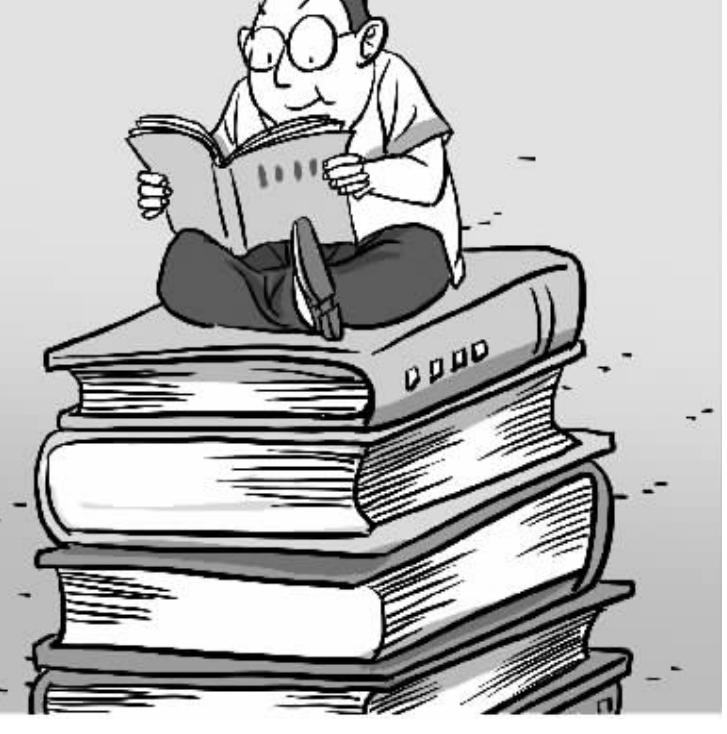
这让我有点糊涂,难道骄傲与否和那些大人物没什么关系吗?得不了奥运会冠军也可以骄傲吗?那咱们的国足也可以满足球迷的骄傲之心了?有点乱了,先镇静一下:人们都不是用人杰来证明文化和种族的伟大吗?

可是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些不道德行为的使者,像在地铁里屎尿还理直气壮的“豪侠”,或者莫名其妙的知名人物,反过来也不可以成为另一种证明吗?

这样的颠三倒四不知道会不会是东土的特产,既然晕乎了,也就不再去惦记褒义的词意了。所谓一俊遮百丑是祖传的,谁听说过一丑盖百俊啊!儒者一向是用感觉讲道理的,你看电视匣子就很清楚这种道道,装模作样地来一盘《论语》感悟,得道的人似乎立时遍布城乡沟壑,想逻辑的事儿?估计是不会有人问津的。

再者说了,华夏文化博大精深,上古的思想家早就说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该骄傲就骄傲,有没有道理再论。

至于老外的逻辑,他们喜欢也是好事,你想,人家老外一定不会把中国人都看作感悟思想家,也不会因为读过《金瓶梅》就把咱也当成西门庆不是?就算我想是,估计他们也不会相信连房子都买不起的家伙会这么雄心勃勃。



眼中有序,满目皆可生香;
心里有景,荒凉亦是繁华。
赵春青 画

与陆文夫在苏州的一个下午

李晓

1998年春天,江南的五月,南京一家杂志社举办作者笔会,我受邀去苏州出席。

笔会第二天,在陆文夫先生开的老苏州茶酒楼,我和文友们与苏州美食开始了舌尖上的缠绵;卤汁豆腐干、碧螺虾仁,笋脆鲜、松鼠桂鱼、鸡头米羹……这些地道的苏州食物,似遥远的故人而来,浸润肺腑。

下午两点,我们上了先生的这家茶楼时,陆文夫先生已经坐在那里了,瘦骨嶙峋的脸,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又幽深似古潭。他微微欠身,双目炯炯朝我们每个人望了一眼,却没有笑容。难怪苏州的一个作家这样说,有时面对先生,他有不怒自威的气度,他的为人,为写作,都有雄强、方正的内核,他有清淡如茶的一面,也有沉郁似酒的一面。这话确实很形象,我们围坐在先生周围,感觉他有着一种老苏州庄重而古雅的气场。

起初的座谈,面对这个著名的文坛前辈,像一颗颗编码的螺丝固定在流水线不变的位置机械地操作每一个指令越来越沉默

现在,每个地方都整齐划一每个角落都没有多余的杂音就像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大地到处都很安静我不敢弄出太大的声响甚至不敢停歌和咳嗽天黑了,为什么我不想这疲惫的一天过去还在等待什么在茫茫人群中走着突然就泪流满面

曾经,他们沿着铁路唱着歌风吹开头顶的新芽、花朵在多雨的南方我加入他们的合唱一时间,他们被吹走了葱绿的颜色吹走了声音里的清脆、明朗吹走了故乡中的乳名、国籍与脸庞他们方方正正、整整齐齐

像一颗颗编码的螺丝固定在流水线不变的位置机械地操作每一个指令越来越沉默

现在,每个地方都整齐划一每个角落都没有多余的杂音就像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大地到处都很安静我不敢弄出太大的声响甚至不敢停歌和咳嗽天黑了,为什么我不想这疲惫的一天过去还在等待什么在茫茫人群中走着突然就泪流满面

曾经,他们沿着铁路唱着歌风吹开头顶的新芽、花朵在多雨的南方我加入他们的合唱一时间,他们被吹走了葱绿的颜色吹走了声音里的清脆、明朗吹走了故乡中的乳名、国籍与脸庞他们方方正正、整整齐齐